

毛建福

著

HUA SONG SHILI

花送十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花送十里

毛建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送十里 / 毛建福著. - 北京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33 - 2552 - 6

I. ①花… II. ①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4107 号

书 名: 花送十里

著 者: 毛建福

责任编辑: 王大亮

责任校对: 马 涛

封面设计: 曹 来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158 千字

印 张: 6.37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3 - 2552 - 6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或许因为穆陀姓穆，他所在的村庄才叫穆家庄。

穆家庄坐落于长江北岸，站在北岸可以看到南岸的景致，不过，现在不能说看，只能说窥。

1949年3月的一天，穆陀头天夜里没睡好，第二天等待摆渡时坐在渡船上打瞌睡，梦见自己上辈子也是个摆渡人，只不过是在天上的银河摆渡，梦正在兴头上，忽然有人喊他，穆陀——凤儿来了。凤儿总是在没人的时候就来了，有人的时候她就躲得远远的。穆陀有点生气，如果凤儿晚来一袋烟的工夫这梦一定会做完的：牛郎和织女约会完了，喊他把船划过去，把牛郎渡回来。他特别好奇，一定要看清楚牛郎和织女长得什么样，他正奋力把船划过去时，凤儿就喊醒了他。凤儿告诉他，村子里来了一支部队，说是要打过长江。解放军要打过长江不是什么新鲜事，毛泽东1949年元旦献词写的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渡口摆渡，那些过渡的人早就跟他谈起过。将革命进行到底已成为一句口号，是家喻户晓的。穆陀没有想到，村子里竟来了一支部队，他就拉着凤儿往村子里跑。渡口与村子隔着几里路，路是弯弯曲曲的，穆陀和凤儿就抄了近道，二人准备直接翻过一座山，下山后从田埂上走过去，这是回村的一条直线，走直线就少了一半的路程。

村子里来了一支部队，凤儿也没见过，她也是听别人说的。但二人确信这事是千真万确的，离他们村不远处的一个小镇上据说驻了一个团的兵，他们经常看到部队行军，操练，构筑工事。要打仗了，这是多么热闹的事情，这种热闹跟打小鬼子时的热闹还不太一样，穆陀心里暗想自己说不定也能凑个热闹，当兵打过长江。穆陀心里想着当兵的事，就急着去见村里的驻军，他跟凤儿说抄近道

回村。山上长满了杂木，野桃树桃花含苞。凤儿上山的时候有些累，穆陀就说：“风，累了就歇会儿吧？”凤儿说：“不，我们赶紧回去，我得给解放军烧饭做菜，或者给解放军补衣服做鞋子。”穆陀说：“我想当兵，当兵可比摆渡阔气多了。”凤儿说：“我也想你去当兵，能当得了吗？”穆陀说：“只要有部队驻在咱们村，我就要跟着部队走。”凤儿一听，就停下了脚步，很深情地看着穆陀。凤儿这么看着穆陀的时候，两个人就忘了要早点回去看解放军这档子事。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凤儿是真想让穆陀去当兵，可穆陀说出的话这么坚决，凤儿就觉得穆陀真的要当兵走了，就忍不住抱住了他。凤儿这一抱，穆陀俨然是个兵了，心里有无比的自豪。杂木林里百鸟和鸣，山坡上翠绿欲滴，凤儿抱他的时候又带着一股风，就在她双手抱住穆陀的腰时，两条辫子也齐齐地甩在了穆陀的肩膀上，穆陀的脖子上就有了一股痒意，一直痒到了心里。穆陀说：“风，这里景色不错，我们就在这里把事办了吧。”凤儿一听，气得牙痒痒，咬了一口穆陀的脸说：“看你还说说不正经的话，你个不要脸的，我咬死你。”穆陀笑了，揉了一下自己的脸。穆陀每次逗凤儿的时候，凤儿一生气总是用牙咬他。穆陀不怕咬，死皮赖脸地要，缠得凤儿快有点招架不住了。

凤儿是穆陀没过门的媳妇，在乡村，没进洞房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是常有之事，可凤儿不开窍，穆陀没办法，只好举例说明：龚庄的龚大聋子，婚后七个半月就生了个儿子，名叫龚如贤。这儿子可聪明了，读书是过目不忘，早就定居到了英国，据说还是一位桥梁设计专家。龚大聋子看了龚如贤从英国寄来的信，就在龚庄不远处的一条大路上搭了茅草棚，摆酒一个月，把儿子龚如贤的照片也摆到了大路上，让来来往往的路人来这里喝酒，来这里看他的儿子。龚大聋子是一时忘乎所以，一个月的花费让一个殷实之家略显破败，并很快就破败了，因为他没银子的时候就借高利贷请客。

而龚大聋子根本不在乎，每天陪过路人喝酒时哈哈大笑。于是，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道龚家这对父子的。穆陀跟龚如贤熟，打从跟着爷爷在渡船上摆渡时就天天见到龚如贤过渡去私塾学堂读书，龚如贤每次上船的时候就对着他们二人点一下头，是那樣的彬彬有礼。龚如贤照例要付渡费，依旧被穆陀的爷爷拒绝。穆陀的爷爷会说：“你是读书人，我说过了，读书人的渡费我是不收的。”穆陀的爷爷跟穆陀在一起时就夸龚如贤，及至龚如贤去了英国，爷爷便说：“龚如贤真是一只凤凰，飞到英国去了。”穆陀不以为然，就说：“我们正跟鬼子打仗，他还有心思去英国读书。”爷爷说：“你自己没有读书的命，不要在这里挖苦别人。你懂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这事，穆陀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及至说给凤儿听时，心里的疙瘩还没有化掉。

“这个龚大聋子也不是个好人，为什么就不肯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战场上跟鬼子拼命？”

“凤，你跟我想的一样。不过，咱们不要管这个，在野外干这种事生出的孩子聪明。”

穆陀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但凤儿对他的这一脸笑极为反感。穆陀还是不能得手，只好再举一例：七里河的唐家大女儿叫唐琰，她可是父母结婚后六个月就出生的，长得有多漂亮。凤儿心里也清楚，许多女人见了唐琰之后就不好意思再照镜子。穆陀见过唐琰，见到唐琰时却只能蹲在地上，不敢站起来看她。事后，他再也想不起唐琰的长相，唐琰像一团雾，也像一道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唐琰长得漂亮啊！”

“她是国民党反动派你知道吗？再漂亮也是国民党反动派。”

“我知道，他们一个去了英国，一个是反动派，可你就不想生一个聪明的儿子或是漂亮的女儿？”

“你别做梦了，不到结婚那一天，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要当兵走了，你还不给我？”

“你说当兵就能当兵啦？少糊弄我。”

“风，死活我都要去当兵，我听人说了，当兵上前线时只要尝过女人，就不会那么轻易死的。”

凤儿一听，怔了一下，愣在那里。凤儿心里清楚，穆陀说的是瞎话，可这瞎话听起来是那样沉重。

穆陀没有死心，就去摘了一朵野花，要插在凤儿的头上。凤儿这一次挺乖的，或许是女人天生就爱花，心甘情愿地让穆陀把花插在她的头上。穆陀把花插在凤儿的头上，乘机就抱住了凤儿，凤儿没有说什么，只是把头低了下来。穆陀的胆子就大了，正在这时，渡口有人喊：“过河嘞！”

凤儿笑着对穆陀说：“你快去吧，我还是先回村为解放军做事去。”

穆陀不得不走，他非常生气地用手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凤儿就笑出声来，她是笑穆陀想要也要不了。凤儿没看出穆陀一脸的沮丧，只看出穆陀的脸上有两排牙印。凤儿赶紧跑过去抱住穆陀，用舌头将两排牙印润湿，而后轻轻用手揉搓，并说：“这要让外人看到了可不好，印没了，快去吧。”

穆陀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山下走，走出树林，他看到渡口站着三个当兵的，原来是解放军要过河，心里很高兴，他喊了一声，而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向渡口跑去。到了渡口，穆陀气喘吁吁地说了句客气话。三个当兵的是一个连队的，年长的是指导员，叫孟晖，班长姓曹，那个兵姓林。穆陀奋力将三个人渡过河，指导员孟晖摸了摸上衣口袋说：“哎哟，我的钢笔掉在对岸了。”

“这好办，我再把船划过去。”

“实在对不起，让你受累了。”

“说这话不是见外吗，咱们是什么关系？那就是鱼和水。”

孟晖笑了，他没有想到一个摆渡的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穆陀把船划回去，帮孟晖找钢笔。穆陀眼尖，很快找到了孟晖的钢笔，孟晖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还捏了捏，却不急着走，拉着穆陀在一起拉家常，这让穆陀很有点纳闷：他们不是急着要过河吗，怎么还有闲工夫拉家常？但穆陀很高兴，他早就想跟解放军拉家常。让穆陀没有想到的是，指导员孟晖张口就叫出了穆陀的名字，还知道穆陀没过门的媳妇叫凤儿，甚至还知道穆陀的两个哥哥打鬼子时牺牲了。穆陀脱口而出道：“既然孟指导员这么了解我，那就让我当兵，打过长江去吧！”

指导员孟晖没有马上答应。孟晖是故意将那支钢笔丢在地上的，他是想看看穆陀划船的技术到底如何，这一看，孟晖心里不由想道：如果划船的人都有这样一副好身板，有这样一身好技能，该有多好。

“你当兵的事我可做不了主。再说，你们弟兄三人，为国家都牺牲了两个，就算你要当兵，我也不会同意的。”

“我做梦都想当兵，指导员，你就圆了我这个梦吧。”

“我再说一遍，你这个人要不要我做不了主，但这条船我们一定要，要打过长江去，没有船可不行啦！”

指导员孟晖还许诺将来在这里建一座桥，可这些话穆陀听不进去，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当兵。

穆陀回到家里，闷闷不乐，穆陀的娘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就去求指导员孟晖。村子里驻扎了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穆陀的娘出门的时候抻了抻衣服，刚才淘米做饭的时候手还是湿的，一只手捋了捋有些散乱的头发。村子里特别热闹，很遥远的地方不时传出几声枪炮声，热闹里就有了别致。

长江南岸和北岸都在加紧构筑工事，让枪炮说话的时候到了。偶尔几声枪炮响是前奏，孟晖一听枪炮声就想起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只想这四个字，后面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没心思去想了。孟晖的连队驻扎的地方离长江边不远，他每天都要来到长

江边上，看眼前长江波涛之宽，也看长江作为最大的古战场的天堑之险。当年八十三万曹操大军赤壁惨败，始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近百年，皆因长江阻隔。而这一仗，虽然有英美的舰船在虚张声势，解放军是胜券在握的，因为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用双手托着他们过长江。

孟晖从长江边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了穆陀的娘和凤儿，他的眼睛就有点湿润。孟晖说：“大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

“你就让我儿子跟着你当兵吧，那我就什么都不说。”

“大娘，这是打仗，动刀动枪那是要见血的。你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这……我不能……不能……”

“你的心思我明白，只要天下太平，我这个儿子没了就没了。”

“大娘，你就这一个儿子了！”

“谁家的儿子都是儿子。”

孟晖一见穆陀的娘，总觉得穆陀的娘跟自己的娘长得像，一听这话，泪就涌出来了，谁不希望有一个太平盛世呢？他走过去拉住了大娘的手，大娘抱住他的头，两眼泪光闪闪。凤儿见孟晖眼泪都流出来了，明白穆陀当兵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就赶快跑到穆陀的家里，她要把这喜讯告诉穆陀。穆陀正在生闷气呢，凭什么要他的船不要他这个人？穆陀枯坐在那里，凤儿张了嘴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他时，话却没有说出口，她轻轻地走到穆陀的身后，双手抱住了穆陀的头。凤儿的温柔让他得意起来，自己是一定能当兵了，凤儿才没有马上告诉他这一消息。凤儿是心甘情愿让穆陀去当兵，可穆陀真要当兵走了，她心里还是舍不得的。凤儿的一举一动无疑告诉了穆陀一切，穆陀笑了一下，没有笑出声来。

“我们结婚吧！”

凤儿点了点头。

穆陀就想起余保明，不知道余保明去南岸找到媳妇没有。

那天黄昏，余家湾的余保明来渡口处找穆陀，说他要到南岸

去,让穆陀一定帮他这个忙。余保明说话时一袋钱就扔在穆陀的渡船上,发出好听的响声。穆陀知道余保明的媳妇去了长江南岸的娘家,没想到长江就封锁了,余保明的媳妇回不来。白天的时候穆家庄还处置了一个奸细,还是民兵连长刘二凯开枪打死的,说是国民党派过来的特务。刘二凯打了这一枪,枪口也没冒烟,他却要吹一下枪口。他简直成了英雄,走起路来都跟过去不一样。刘二凯还带着两个民兵各家各户走,边走边说谁如果敢私自去长江南岸那就是奸细,一律枪毙。穆陀死活不敢去,余保明差点就给穆陀跪下了。不管怎么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该帮的就得帮,再说,有那一袋子钱壮胆,穆陀还是决定去送余保明到长江南岸去,穆陀就要娶媳妇了,手头上正缺钱花,穆陀就同意了,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余保明送到长江南岸。这时候,刘二凯来了,穆陀见刘二凯来就脱了一件外衣盖在那袋钱上,幸好刘二凯没用刺刀把盖在钱袋上的衣服拨开。他警告穆陀杀奸细的事穆陀也看到了,千万别去长江南岸。刘二凯自从有了枪,对谁都横眉冷对。穆陀送走了刘二凯,就吓得瘫倒在船上。穆陀对余保明摆了摆手,说他不想去了。余保明真就给穆陀下跪,穆陀只好趁着夜色把余保明送到了南岸。往回返的时候,穆陀听到几声枪响,吓了一跳,他想余保明去了南岸会不会被当成奸细杀了。如果余保明真被人杀了,那真是花钱去见阎王。

其实,余保明去了南岸,就让国民党的一支部队五花大绑起来,差点被国民党当成奸细杀了,多亏一个姓曹的营长认识他,余保明就顺水推舟,说他来南岸就是要投奔曹营长的。曹营长就笑着说,当初他们的队伍驻扎在余家湾时,就让余保明跟着他走,可余保明就是舍不得山上的树,地里的庄稼。曹营长说现在投奔过来也不晚,就给了他一身军装。余保明想,穿着这身军装可能更好找到自己的媳妇。余保明把什么事都想得太简单,穿上军装就由不得他了,哪儿都不能去,每天干活,抢修工事,累得腰都直不起

来。夜里余保明就哭了，曹营长就问他为什么哭，余保明这才一五一十把自己为什么来南岸的原因说出来。曹营长说你哭也没用，仗就要打了，这时候你别想到你丈母娘家去，每天都在杀奸细，弄不好就让人当奸细杀了。

2

穆家庄空前热闹，大战在即，空气中的火药味被结婚的喜气冲刷得干干净净。一面墙上写着标语：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墙上贴着大红的“囍”字。于是，这条标语可以连起来读：将革命进行到底，囍！孟晖这么看着的时候就笑着说这很有意思。曹班长来了，他对孟晖说穆陀结婚，一定得让凤儿坐坐轿子，为打过长江去烘托一下气氛。孟晖觉得曹班长的建议很好，笑着拍了拍曹班长的肩膀说：“这个主意好，穆陀结婚既是他们家的事，更是咱们部队上的事，因为穆陀已经是个兵了，这婚事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像模像样。”

穆陀当兵，不需要办什么手续，孟晖点一下头就行。但孟晖把穆陀当兵的事办得很细致，一张简单的表格递到了穆陀的面前，穆陀就脸红了，他不会写字。孟晖问什么，穆陀就说什么，而后孟晖一一记录。表格填完了，孟晖还跟穆陀拉起了家常，最后，还让穆陀在表格上按个手印。孟晖很喜欢穆陀，他就把简单的事办得复杂起来。孟晖把一套准备好的军装递给穆陀，穆陀很高兴，给孟晖敬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孟晖让穆陀把军装穿上，他急着想看看穆陀穿上军装的样子，可穆陀说他还没洗澡，他一定要等洗完澡后才穿上军装。孟晖听后很高兴，笑着说穆陀是个好兵。

穆陀在连部拿了军装，抱着军装就往家跑。穆陀领军装的事凤儿已经知道了，凤儿去河里挑了一担水，而后坐在灶前为穆陀烧

水洗澡，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庞。穆陀娘从外面回来看凤儿烧了一大锅水，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穆陀娘说：“凤，你烧这么一大锅水做什么？”凤儿说：“娘，穆陀去领军装了。”这时，穆陀已经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口。

穆陀开始洗澡，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自己的身体，他看着自己的身体，仿佛这身体不是他自己的。他用手摸着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心中的狂热让他闭上了眼睛，他在心里说：“洗完了这个澡，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 穆陀穿上军装，站在凤儿的面前。

“凤，好看吗？”

“好看。”

“听说结婚那天要让你坐轿子。”

“我才不愿意坐轿子呢。”

“这可是部队为咱们办婚礼，让你坐轿就坐吧，也是为了热闹一点。”

“都什么时候了，还坐什么轿。”

轿子是龚大聋子送来的，方圆几十里还就他们家有一顶轿子，是为龚如贤娶媳妇准备的，轿子还从来没用过，却已显得有些破旧。龚大聋子还送来了床，也是为龚如贤娶媳妇准备的，还没有人睡过，檀木床是涂过红漆的，颜色已有些黯淡。但这张床一看就很结实，就算是两个大力士站在床上练摔跤，这床也不会发出一点响声的。曹班长他们一个班也搬不动这张床，这床有顶棚，有踏板，有床头柜，三面封得严严实实。于是，又有一个班的人来了，大家满头大汗地将这张床从一个村庄抬到另一个村庄。累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心思那个问题：床是有响声好还是没有响声好？

村里的女人都在河边给解放军洗衣服，那场面甚壮观，女人们还说说笑笑。那是女人们还没有戴胸罩的年代，她们洗衣服的时候，胸前就像有两只兔子在衣服里乱跳。凤儿也在洗衣服，最先看

到曹班长和小林他们嘿哧嘿哧地抬来那张床，就面如桃红。那些嫂子们一见凤儿这脸色，荤的素的话就一起来了。

“龚大聋子可真舍得花钱，这么好的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花也雕得好看，就是太结实，床上就一点响声都没有，听房的人可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风，在床上有什么意思？钻树林，钻高粱地，最好是在自家的果树底下做那种事，树上的果子就结得旺。”

说这话的是穆家庄的李嫂，李嫂从来口无遮拦，最喜欢说裤腰带以下的话。凤儿一听，脸更红了，只骂了一句她们在嚼舌头，就低下头洗衣服。站在河中央的穆九九最喜欢听村里的女人们说这样的荤话，就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论辈分，穆九九和穆陀是同辈人。穆九九曾给鬼子当挑夫，他抱怨担子一头重一头轻，鬼子夸他良心大大的好，担子是均衡了，沉重的担子让他伸不起腰来。于是，他就骂鬼子的娘，偏偏鬼子别的中国话都听不懂，骂娘的话却听得清。鬼子打断了他的腿，虽然被接骨的医生接好了，可走起路来有些跛。鬼子投降后，村里有人喊他瘸子，他说：“我可是当着鬼子的面骂过鬼子的，谁再叫我瘸子，我骂他祖宗十八代。”村里人一听就笑了，谁没有骂过鬼子？他们也都是当着鬼子的面骂过鬼子的，只不过他们骂得拐弯抹角，还有本乡本土的特色，别说鬼子听不出来，如果你不是本地人你也听不出来。穆九九总觉得自己的这条腿是个荣耀，直到找不着媳妇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条腿要拖累他一辈子。

穆九九喜欢往女人堆里钻，女人们说荤话的时候也不避着他，都不把他当男人看。

“九九，你笑什么？从来没有沾过腥味吧？”

凤儿不明白村里的女人们为什么总是拿穆九九取乐，或许是穆九九注定要变成一个老光棍。凤儿侧过头去看穆九九，她看到穆九九张着嘴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脸色苍白，悲哀

得像个孩子。而女人们则在那里疯笑，凤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九九是个可怜人，你们不要这么作践他，应该帮帮他，帮他找个媳妇。”

穆九九一听这话，人就活泛开了，笑着说：“求各位大姐姐小妹妹，等解放军打过了长江，你们务必帮我找个媳妇。”曹操妻妾成群，还惦记着大乔和小乔，穆九九也算是赶上好时代了，惦记着娶个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事。

又是一阵笑闹，凤儿没心思跟他们胡扯，快要结婚了，心里倒七上八下。她站起身向四周看了看，或许穆陀就站在某一棵树下。凤儿没看到穆陀，只看到龚大聋子站在一面山坡上，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他一定是看当兵的抬那张床，但没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凤儿对龚大聋子有些感激，没有龚大聋子的慷慨，她和穆陀睡不了那么好的婚床。凤儿回到家，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人仔细地看龚大聋子送来的檀木床，一双手也忍不住要里里外外的摸。凤儿心里特别高兴，多好的床，她有点舍不得用，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张床是个宝物，因为一直没有用，绝大多数宝物不是都用来看的吗？现在她和穆陀要用了，这床还是宝物吗？

穆陀结婚那天，凤儿不愿坐轿子，可这由不得她了，曹班长硬是带着几个兵把她塞进了轿子里，虽然抬轿的时候故意颠簸，但总的来说还是规矩，连村里的女人们都看不过去，说你们当兵的一身力气，这是怎么了，你们颠啦簸呀，一定得让新娘子晕晕乎乎，迷迷糊糊。抬轿的兵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傻笑。穆陀穿着军装站在轿边护轿，凤儿撩起轿帘，二人相视一笑，穆陀将轿帘放下，说几步路就到了。穆陀是不该来护轿的，这样的婚礼有点不今不古，不伦不类。但婚礼是孟晖安排的，孟晖也是想一曲是一曲，他让穆陀去护轿，是怕抬轿的兵玩笑开得过火。

凤儿坐在轿子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坐在轿子里的确很舒服，她没去想为什么古人一定得让新娘子坐轿。她并不沉，天气也

不热，可当兵的竟抬得满头大汗。凤儿就坐不住了，嚷着要落轿。凤儿不知道，人在满怀激情的时候也是容易流汗的。

这是个热闹而富足的婚礼，村里杀猪宰羊，孟晖还说他会打鱼，就拿着网去池塘打了几网鱼。连孟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打起了草鱼和鲢子。村里的女人们做饭做菜，靠墙用土砖搭起了简易的灶，大罐小罐、大锅小锅一字儿排开，罐里或锅里都炖着菜。香气四溢，好吃的人闻到这香味就会流口水。穆九九坐在地上烧火，心里不是滋味，又有人接媳妇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福气也来个洞房花烛？李嫂走过来，听穆九九长吁短叹就说：“穆九九，你又在想媳妇吧？”穆九九说：“本来不想，看别人接媳妇就想。”李嫂就把自己的裤腿卷起来，让穆九九看自己白嫩的大腿。穆九九问李嫂这是什么意思，李嫂问她的腿白不白，穆九九就一个劲点头，说没想到李嫂的腿竟然这么白，李嫂只说了三个字：“想死你。”穆九九就笑了，仿佛今晚做新郎的是他。

李嫂腿白，白得有名气。那天村里的民兵连长刘二凯在穆家庄蹲点，就在李嫂家吃派饭，刘二凯说他喜欢吃汤圆。李嫂就在家做饭，她一个人要烧火，要奶孩子，实在忙不过来，就用一只手在大腿上搓汤圆，民兵连长不仅喜欢吃李嫂做的汤圆，也喜欢上了李嫂。

“我也想你们家的汤圆。”

“汤圆算什么，我让你吃肉。”

穆九九一张嘴，李嫂就知道他没好话，早就用筷子夹了一块肉，穆九九刚说完这句话，一块肉就塞在他的嘴里。穆九九笑着，嘴角流着油。

李嫂看穆九九这么高兴，也开心地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她摇摇头叹息一声。像穆九九这样的人，这辈子是找不着媳妇了。

穆陀结婚，孟晖是婚礼主持人，安排龚大聋子讲了几句话，因为轿和床是他们家的。龚大聋子说把轿和床捐出来算不了什么，

不过是为穆陀和凤儿的婚事应个景。龚大葺子的话一完，穆九九就站起来说，请解放军同志帮忙给他找个媳妇。穆九九的话引来哄堂大笑。孟晖帮不了穆九九这个忙，他带的这个连队，光棍多的是，有些人的岁数比穆九九还大，譬如曹班长。穆九九很不高兴，说胜利了就该给他找个媳妇。曹班长说，找媳妇的事很简单，如果俘虏一个三姨太四姨太的，一定给穆九九留着。穆九九摇了摇头说，这样的女人都玩野了，他摆弄不了，他要的是黄花闺女。

喝喜酒时，穆九九喝得凶，几杯酒下肚后就趴在桌上不动了，是曹班长和小林他们将穆九九抬走的。孟晖规定，兵们不准闹洞房，穆陀和凤儿坐在床沿上时，屋里屋外很安静。

“凤，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我……你不也愣着吗？”

“凤，脱衣服吧。”

“你先脱。”

“我动作快，你先脱。”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屋里屋外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屋子里的坛坛罐罐都动了起来，连柜子也晃动了，屋外已是笑声一片。穆陀打开柜子，里面藏着四个孩子，床底下六个，一个空缸里藏着一个。穆陀赶他们出去，他打开门一看，院子里站着不少人。穆陀不能生气，只能跟着众人一起傻笑。闹洞房是村里的风俗，新郎新娘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闹洞房的人却不管这个，一定得闹出一个又一个的花样来。凤儿一看，就拉着穆陀的手往外跑。一开始，穆陀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跑出去几百米后才回过味来，穆陀就想抱起凤儿往河边跑，凤儿哪里舍得让穆陀白费这个劲，两个人跑到渡船上时，都气喘如牛，瘫倒在渡船上。

一只手解开了缆绳，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一条鲤鱼竟跃过船头，画一个漂亮的弧线。水里很冷清，要不然鲤鱼不会跃出水面的。水面很热闹，鲤鱼是想来凑个热闹。鱼

的想法似乎是要到陆地上来，可鱼儿是离不开水的。凤儿已感觉到下半夜水面上的寒意，这条鲤鱼提醒她家中那些闹洞房的人该要散去了，她不能和穆陀在船上过夜。穆陀和凤儿太熟悉这条河了，好几次她跟着穆陀夜里到这条河里捉鱼。夜里的鱼很呆很傻，见到亮光也不躲不避，穆陀用竹条做的篓子罩住鱼，而后一只手按住罩子，一只手伸进篓子里搅几下，鱼就抓到了手里。鲢鱼、鲫鱼最多。穆陀每抓到一条鱼，凤儿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穆陀当兵走了，她一个人是不敢到这条河里来抓鱼的。她推了一下穆陀，穆陀没有说话，像是睡着了。她突然特别想唱歌，不由自主地清了一下嗓子。月亮又从云层里钻出来，水面上波光粼粼。穆陀并没有睡着，只是有些累了。凤儿到底没唱，穆陀的头埋在她的怀里，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摩挲着穆陀的头发。

凤儿打了一个寒颤，躺在她怀里的穆陀并没有觉察到。

有两行泪流下来，发出闪闪的光芒。

凤儿没有用袖子擦去眼角的泪，一滴泪就正好掉到了穆陀的脸上，穆陀坐起来说：“凤，天上下雨了，咱们回家吧。”穆陀一激灵，这才看到天上并没有下雨，他抱住凤儿说：“凤，解放了全中国，我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艄公，你就是艄婆，咱们两个继续在这儿摆渡。”穆陀开始往上游划船，凤儿从后面抱住他，一只手握了拳打了穆陀一下说：“什么艄公艄婆的，太难听，就说是摆渡的，多好！”

穆陀划船时，水面发出轻柔的响声。

回来的路上，穆陀一会儿背着凤儿，一会儿双手托住凤儿，穆陀出了一身的汗。凤儿和穆陀回到家里，穆陀娘并没有睡，指导员孟晖正和穆陀的娘说着话。穆陀娘坐在灶前，烧了一大锅水，那是给穆陀和凤儿洗澡用的。灶里的火映红了穆陀娘的脸，孟晖坐在一张桌子前，两个小菜，一把酒壶。孟晖自酌自饮，他略微有些醉了。孟晖说：“大娘，我还是那句话，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我真的不